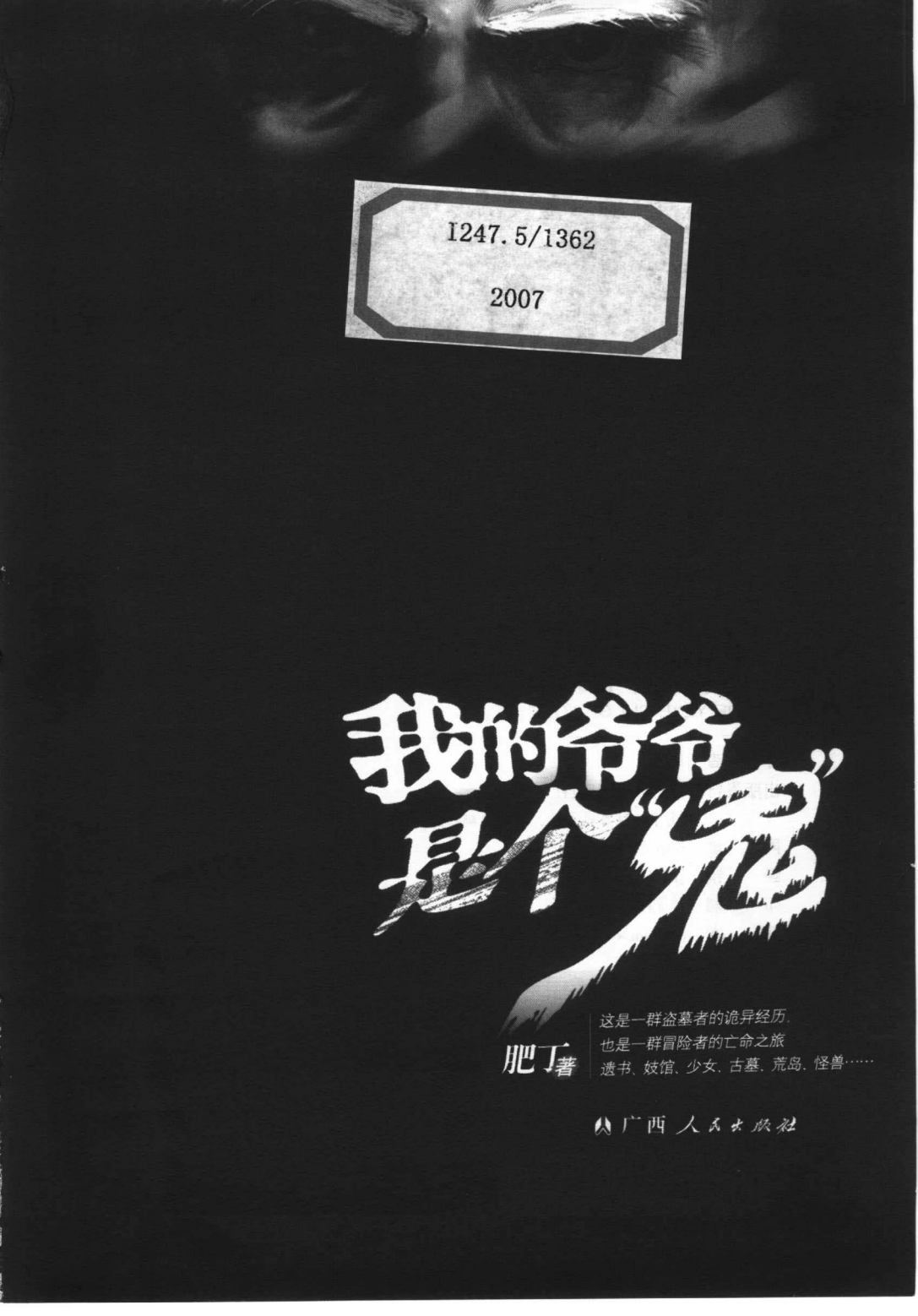


肥丁^著

盗墓者的诡异经历
穿越时空的迷离之爱

我的爷爷 是个“鬼”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I247.5/1362

2007

我的爷爷 是个“鬼”

肥丁著

这是一群盗墓者的诡异经历，
也是一群冒险者的亡命之旅
遗书、妓馆、少女、古墓、荒岛、怪兽……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爷爷是个“鬼”/肥丁著. —南宁: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7.6

ISBN 978-7-219-05775-9

I. 我... II. 肥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6951 号

总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责任编辑 马妮璐 聂晓珂
封面设计 北京极光设计文化

我的爷爷是个“鬼” WO DE YEYE SHI GE “GUI”

作 者 肥丁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(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政编码: 530028)
网 址 <http://www.gxpgh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 190 千字
印 张 8.5
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5775-9/I·986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001 ❖ 序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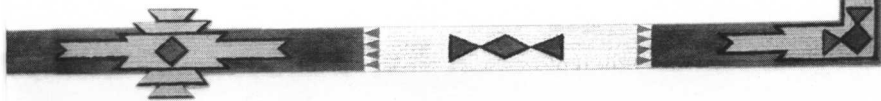
里屋茫茫的白烟中跳出一个人，此人全身粉白，看不清面目，脑后甩着绿色长发，咳咳怪叫，十根手指乱颤，一蹦一跳就过来了。木老六当场吓得尿裤子，整个人瘫在地上走不动了。

011 ❖ 第一章 遗书

张三对准棺身，猛然飞出一脚，正踹个结实。就听见咯的一声，棺材被踢得翻落下来，里面的黑汁带着臭气熏天的尸骨一起流了出来，满地都是，地上黑糊糊、血糊糊一片，在阳光下极为刺眼。

033 ❖ 第二章 打鬼杖

怪物身旁飞舞着无数蓝色蝴蝶，加上它血红色的身体，两种颜色搭配一起，在月光下显得极为妖艳。它仰头一声长鸣，声音极为尖锐，划破了整个宫殿的死寂，顿时风沙四起。





目录

078 ♦ 第三章 酒 盏

食尸鬼双手下抓,再次扑向南惊天。南惊天脚下还拴着最后一根绳子,南净天见势不妙,把刀一扔,双手抓住那绳子,大吼一声:“开!”绳子居然被他生生给拽断了。

121 ♦ 第四章 金银子母镇尸镯

水怪离开水面后,南净天陡然一惊。只见这怪物上半身呈人形,下半身则双腿一体,像鱼尾巴一般,难怪它在水里能游得那么快。水怪爬到岸上,张开大嘴,一股绿色黏液顺着嘴角流下来。

162 ♦ 第五章 九天玄女像

女孩伸出纤细的手指轻轻抚摸老胡的脸,她闭着眼喃喃自语:“真好。”说着,手就往下走,脖子、肩膀、胸口,女孩的手停在胸口摸着,突然十指弯曲,变摸为抓,恶狠狠地插进老胡的胸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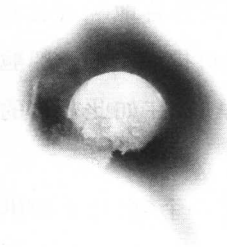
234 ❖ 第六章 圣女之心

南惊天吓得瘫倒在地,呆呆看着。黑瀑布幻化成一张模糊的人脸,隐约可见五官,缓缓向前移动,朝南惊天过来了。南惊天低声道:“难道这个就是……地狱之门?”

263 ❖ 尾声

那时候还是民国,民风保守,没有哪个姑娘敢这么直白说话。南净天被她说得一阵脸红:“姑娘,你这是拿我开心。”少女浅笑一下,脸也红了:“我可能是认错了人。不过,小哥,你真的很像他。”





序幕

里屋茫茫的白烟中跳出一个人，此人全身粉白，看不清面目，脑后甩着绿色长发，咳咳怪叫，十根手指乱颤，一蹦一跳就过来了。木老六当场吓得尿裤子，整个人瘫在地上走不动了。

1

深夜，狂风暴雨。

一只轻巧的快船在海上航行，大风大浪中，小船时而贴在浪尖上，时而被抛入浪谷。大雨浪涛之下，甲板上满是海水和雨水。一个身穿蓑衣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水手，提着一盏马灯扶着甲板上的栏杆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茫茫的黑夜之中，只有马灯上那一点幽幽的灯火，好像鬼火一样。马灯在风中前后乱摇，“吱吱嘎嘎”地极为刺耳。

水手嘟囔了一声，擦了一下脸上的雨水，把眼睛使劲睁开，直骂娘：“他娘的，活人还没管过来呢，照顾死人。”他左右摇晃着来到一个舱门前，极为费力地从怀里掏出一把钥匙，颤巍巍地插在门锁上，还没等扭开，空中打了一道极为闪亮的闪电，随即是轰隆隆连续的巨响，把他给吓得差点没尿裤子。



他使劲一扭门锁，“嘎巴”一声，门打开了。一进屋子里，外面的风雨立时被挡住，他浑身都湿透了，雨水滴滴答答地顺着蓑衣往下淌。这水手转过身把门关上，把手里的马灯提到眼前。船舱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数十口棺材，都是红皮厚底，在如此昏暗的船舱内，显得格外瘆人。

水手举着马灯来到船舱东北角，那里放着一个龛位，上面供奉着一个怒目圆睁、虬髯红袍的钟馗像。水手把马灯放在龛位旁，在闪闪的火光下，那钟馗像半暗半明，眼睛里仿佛精光流转，要活过来一样。

别看水手刚才骂骂咧咧，可当他准备点燃香烛的时候，表情却非常凝重。香头一下点燃了，红光一闪，随即白烟渺渺。水手把点燃的香烛插在烛台上毕恭毕敬地三鞠躬，然后口里念着：“道由心生，心借香传，香焚玉炉，真灵下降，径通九天。钟馗老爷保命，妖孽退位。”念完这几句，他心里也安生了，脸上又恢复了轻松之色。

他坐在地上，从怀里掏出一根已经发潮的烟，勉强点上火，开始抽起来，他环顾这些棺材，嘴里又开始不干净：“老子就是没能耐，挣你们这些死人钱。每次出海，都跟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样，各位死鬼老大，千万别给我惹事，到了地方就有人安排你们。”

烟抽得差不多了，他把烟头抵在鞋上蹭了蹭，甩甩身上的水站了起来。刚站定，就听见不远处有动静。这小子一下愣住了，屏气凝神呆立了片刻，脸上的水滴顺着面颊下流，也不知是雨水还是吓出来的汗。

呆了一会，根本没什么动静，他长舒一口气：“他娘的，自己吓自己。”刚想到这，就听见“嘎巴”一声，好像是有人碰到棺材板的声音，他顿时被吓得寒毛倒竖。



这艘船名为“灵船”，专门护送客死他乡的人的棺槨回乡下葬。在这种船上混饭吃的，都是胆子比天还大的“滚刀肉”、“土地雷”这样的汉子。这名水手吃这碗饭也有几个年头了，大大小小的场面也见过不少，就是没碰见过现在这样诈尸的情况，他老以为诈尸是扯淡，现在一看是真找上门来了。

他提着马灯侧耳听了听，果然在黑暗中的某处响着窸窣窸窣的声音，好像是指甲在划着棺材盖子，那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。他确实胆量过人，非但没走，反而提着马灯一步一步朝着发出声音的角落走去。

他穿过一口又一口棺材，来到最角落的一口棺材旁，侧耳一听，果然有声音从里面发出，好像是很痛苦的呻吟声，还有人打嗝的声音和指甲互碰的声音。他的汗当时就下来了，他细细打量这口棺材，上等红木制成，一看就是有钱人。

他慢慢凑到棺材旁，把耳朵缓缓贴了上去，眯着眼去听，里面寂静无声。突然“哗啦”一声响，里面传来一个男人沉重的喘息声，他“哎哟”一声瘫在地上，灯也不要了，连滚带爬地往外跑。来到门前，用力一推，门不知什么时候给反锁上了，他吓得都面瘫了，嘴能撇到耳朵后边。用尽全力去扳扳手，“咔”一声，总算给扭开了，外面的大风卷着雨水就吹了进来，吹得他睁不开眼。他把门把住，就感觉后边好像有人跳过来一样。自己勉强站住身子，使劲往外跑，来到门外，他反手就把门给锁上。

这时候，一股大浪劈头盖脸卷了过来，给他淋了个透心凉。他把住栏杆，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，自己拖着腿返回主舱。

主舱里，船老板李富贵正带着几个水手聚在一起玩骰子，地上被固定的筐里装着许多酒瓶子。李富贵五十多岁，满脸胡子，正大口喝着酒，眼珠子都红了。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那水手摇摇晃



晃地走了进来。屋子里一个人哈哈笑着：“钱老三，看你个熊样，你他娘的见鬼了？”

李富贵一听这话，眼珠子瞪圆了。吃死人饭的最讨厌别人说什么鬼、什么神，犯忌讳。他重重地放下酒瓶，怒斥道：“放屁！”那人知道自己犯了错误，张口结舌低下头。

钱老三一下瘫坐在椅子上：“我……我真……遇见鬼了。”

2

李富贵听完钱老三的叙述，皱紧了眉头，喊上几个人一起去看。李富贵这个人行走江湖多年，对于鬼神之论虽不信但也毕恭毕敬。他提着马灯走在最前边，来到装棺材的船舱旁，心里也是跳得厉害，但脸上不能表现出来，依然镇定自若。他用手摸了摸脖子上挂的避邪用的九天玄女像，深吸了一口气。这像还是不久前，一位高人送给他的，保一辈子不沾邪气。

李富贵让钱老三打开舱门，这小子都被吓傻了，捅了好几次，都没找准钥匙眼。李富贵从他手里拿过钥匙，闷哼一声：“真是个废物。”说着，他把钥匙插进孔里，伴随着轻轻的“咔咔”响声，门打开了。他抬起马灯往里面照照，自己的老脸在灯下闪耀。

舱内寂静无声，和外面风雨交加相比就像两个世界。李富贵怒斥钱老三：“你小子再疯言疯语的，我把你扔进海里喂鱼。”钱老三哭丧着脸：“刚才我明明听见的，真是出鬼了，就是那……那口棺材。”他用手一指角落里的棺材。

李富贵提着马灯走了过去，口气非常严厉：“要是没事，我活扒了你的皮。”



走到棺材旁，他把马灯放在棺材盖上，看见地上还有一个破碎的马灯在角落滚着，就知道是钱老三跑的时候扔下的，哼，这小子胆子这么小，该考虑让他回家种田了，明显不是干这行当的材料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听见从棺材里传来一种异样的声音，似哭似笑，好像有人在不停地喘息呻吟，李富贵的血液瞬间像凝固了一样，其他人明显也听见了，个个面无人色。船老板身经百战，处理这样的问题也是颇有经验，他迅速定下神来，看了看棺材头处，上面用朱笔在黑纸上写着一个大大的“南”字，嗯，这口棺材里面的死鬼姓南。

李富贵赶忙问，有谁知道这姓南的人是谁？一个水手提醒：“你忘了？咱们船上的棺材都是往云水乡送的，个个都有主来认领，唯独这姓南的没主，好像在那没什么亲人。”他这才想起来，多日前，曾有一个戴着面纱的老头找过自己，委托送一口棺材到云水乡。到了地之后，再雇人在云水乡境内的云水山某处下葬。详细地点、时间都在纸条上写着。这老头有钱，提了一包大洋，哗哗响，就给船老板拍在桌子上。“另外，我还有东西给你，希望你能保存好。”说着，那老头从怀里掏出一个绿色的小佛像。佛像小巧玲珑，周身红色，雕刻成极为美丽的女孩模样，神态安详，笑得极纯净。“这是九天玄女像，能保你平安。不要弄丢了。”

船老板李富贵当时就隐隐约约觉得这事里有问题，护送棺椁回乡下葬不是什么大问题，用不着那么多的钱，还外带一个佛像。他是财迷心窍，当时就答应了。老头义正词严：“听说老板你在码头上名声最好，我的活请你务必上心。”李富贵“嘿嘿”笑着：“你就放心吧。谁不知道我船老大的名号，我这个人吐口唾沫就是颗钉。”老头点点头：“那就好，如果你没按我的要求去做，你恐



怕会……”下边的话他语焉不详,似乎是诅咒之类。老头说完之后,眉头紧皱,手捂胸口,好像受了重伤,很痛苦的样子。

李富贵想起往事,看了看这口棺材,擦了擦汗,打定了主意:“这口棺材谁也不要碰。再过两天,咱们就到云水乡了。到时候一埋就完事。”

3

自古以来,老百姓都对从事和死人打交道的行业中人抱有敬畏之心,灵船上的水手如此,义庄的守灵人也是如此。灵船一靠岸边,许多百姓早已聚集在码头看热闹,一些死者家属挤在最前面,脖子伸得老长看着海面。远远的一艘黑色的船开了过来,船上挂着一面八卦的旗子。大家开始交头接耳:“来了,来了。”

在当地义庄工作的张三和木老六表情极为庄重严肃,一群棒小伙子卷起袖管,等着他俩吩咐。船一靠岸,木板一搭,小伙子们纷纷上了船轻车熟路地直奔放置棺材的船舱,船老板把舱门打开,大家鱼贯而入。

木老六先在钟馗像前点上一根香烛,口里念着:“云推雾卷鬼真到,平安无事下了船。各位大爷们,已经到了目的地。小的先敬你们一杯酒。”说着拿起一碗酒洒在地上。他回头看了看香烛,大手一挥:“请神下船。”

那些小伙子们就等这句话呢,照手心吐了两口唾沫,驾轻就熟地把木杖和麻绳套在棺材上,两个人抬一口,“嘿哟嘿哟”地从船上抬了下来。死者家属们都围拢过来,各找各的,棺材头前都贴着死者姓氏,所以很快每口棺材都有了主。



棺材在下葬之前是要交到义庄暂行保存的，这还有个俗语叫“死者暂休”。李富贵看所有棺材都卸下了船，他暗暗地长舒一口气，把木老六叫到一边：“老六，有件事不得不跟你说一下。”

木老六从怀里掏出两支土烟，递给船老板一支，自己留一支，把火柴在鞋底一划，点着了，对着烟吧嗒吧嗒抽起来：“老哥哥，什么事你说。”李富贵把烟别在自己耳朵上，递给木老六一张发黄的纸条：“这些死者里，有一个姓南的，委托人交代把这口棺材在云水山半山腰下葬，这是具体的下葬时间和地点，你可千万别给耽误了。”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小包大洋来塞到木老六的怀里。

木老六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，看见钱就像看见亲爹一样，他眼珠一转，这委托人够有钱的了，那这棺材的主人也一定很有钱，估计这里面藏着什么价值连城的陪葬物。他就动了坏心思，李富贵看出他面色有异，就提醒他：“老六，你可千万记住了，什么棺材都能动，就是那口不能动。”

木老六小母狗眼一翻：“怎么？”

李富贵压低声音：“小心诈尸啊！”

木老六当时心里一乐，我他娘的在义庄干了那么多年，从来没碰过诈尸，纯粹扯淡。想到这，他故意表情很恐惧：“原来这样，谢谢老哥哥提醒。”船老板又叮嘱了两句，带着水手拿着死者家属的赏银，开船走了。

木老六和张三让那些小伙子把所有棺材都抬到义庄，按照下葬的时间顺序，一一陈放好。等把人都打发走了，木老六开始围着那南姓的棺材转。张三知道他又不打好主意，就说：“老六，死人钱你也敢这么赚，给自己积点阴德吧。”木老六“嘿嘿”一笑，不再多说。

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放在义庄里的棺材越来越少，最后就只剩下那南姓的棺材了。其实在纸条上写明的下葬时间早就过了，木老六就是停而不葬。这小子天天盯着这口上等楠木的棺材看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每天睡觉都不安生，整日琢磨怎么开棺。

这天晚上，天黑得早，木老六买来几瓶烧酒和一只烤鸡、几碟花生，跟张三在义庄里悠闲自在地喝上了。木老六边啃烧鸡腿边搓脚丫子：“老张，我的三哥，这棺材在这停放了他娘的有一个月了，根本就没主，我估计里面的尸首都臭了。”

张三压根不知道船老板委托木老六的事，只是点头：“天越来越热，尸体是放不住了。”木老六敬了他一杯酒：“三哥，要不……咱俩开棺得了，尸首一扔，没人知道，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咱哥俩也能分分。”

张三也是一凡人，不是没动过这心思，但这小子还是挺信鬼神的，犹豫一下：“别……别……还是……不碰为好。”

木老六挑了下牙花子：“三哥，嫂子马上就要生产了，以后有了孩子，就你这仨瓜俩枣的，怎么养活他们娘俩？”说着，他拍了拍张三的手：“三哥，该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这个年头就是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”

张三仰脖喝了一大口烧酒，眼珠子红了：“好，干。”

木老六“嘿嘿”笑着：“这就对了。”他站起身来，从后堂取过两把铁锹：“三哥，来吧。”

两个人一人一把铁锹，插在棺材盖和棺材的缝隙之间，开始用力。这棺材明显钉上了棺材钉，还挺结实。两个汉子不一会儿已浑身大汗，木老六索性把上衣脱了，光着膀子继续用力。这个时候，义庄里的蜡烛突然噗一下熄灭了，四周顿时陷入黑暗之中。两个人睁大了眼睛面面相觑。



木老六怕这突然的变故打击了张三的积极性，赶忙说：“三哥，我把蜡烛点上。”说着，他掏出火柴，照鞋底就是一划，一下两下，慢慢有了火光。突然黑暗中，传来一声绵软的猫叫声，“喵——”，一双发着绿色荧光的猫眼在黑暗的角落里闪耀。

雷电和黑猫据说都能引起尸变，导致诈尸，这两样也是吃死人饭的大忌。现在遇见黑猫，必定不祥。就算木老六胆子再大，再不信鬼神，现在心里也有点犯毛了。突然耳轮中就听见“嘎巴”一声，张三手底下一使劲居然把棺材盖给撬了起来，随即手上一用力，棺材盖完全给翻倒地上，他显然还没注意到那只黑猫的存在。

木老六一看，那只黑猫从角落里慢慢走了出来，一双放着绿光的猫眼直直地瞅着两个人，随即动若脱兔，一纵身跃上了棺材边。张三这个时候也看见黑猫了，汗都下来了，木老六反应快：“三哥，别让它碰尸体。”

张三随即抬起铁锨照着那只猫拍了下去，黑猫身上的毛立刻竖起，“喵”的一声跳进棺材，那铁锨正拍在棺材板上，砸塌了一块。猫一入棺材，立时激起了一股白烟，呛得这俩小子眼都睁不开。张三咳嗽一声：“老六，快出去，这是石灰。”

两个人跑到屋外，站在院子里直咳嗽。木老六吐了口唾沫说：“三哥，怎么出石灰了？”张三脸色很难看：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有人在养尸。石灰防腐，这是中国传统的养尸方法。”木老六喉头“格格”直响，就感觉后脖子发凉。

这时，一大团白色的怪物从屋子里跳了出来，两人仔细一看是那只黑猫，只是身上沾满了石灰。这黑猫头上还戴着一顶瓜皮帽，不伦不类，但在这样诡异的夜晚出现，就有点太吓人了。

木老六吓了一跳，这帽子是给死人戴的，一定是这猫把那姓



南的死鬼的帽子给戴出来了。他大吼一声，拎起铁锹就砸下去：“叫你这个畜生乱搞。”啪的一声，那黑猫躲闪不及，被铁锹砸得骨断筋折，血马上就喷射出来，溅得到处都是。

这时，里屋茫茫的白烟中跳出一个人，此人全身粉白，看不清面目，脑后甩着绿色长发，咳咳怪叫，十根手指乱颤，一蹦一跳就过来了。木老六当场吓得尿裤子，整个人瘫在地上走不动了。张三一看不好，拉起木老六像拖死狗一样往门外拽。那人蹦蹦跳跳来到木老六跟前，从上至下，俯了下去，直直地看着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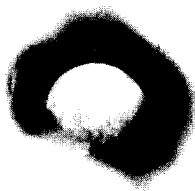
木老六一看，这人没有眼球，双眼灰白，一丝生气都没有，明显死人一个。他就感觉呼吸困难，“哎哟”一声，双眼一翻死了过去。

张三也吓得可不轻，但没木老六那么夸张到人事不省，他手一紧把铁锹握在手里，紧紧盯着那人看。此时，那人直直地俯着身子再也不动了。张三一脚踹上去，那人就躺在地上再也不动了。

张三擦了擦脸上的汗，用手轻轻拍着木老六的脸：“老六，老六。”没有任何反应，再一摸鼻子，呼吸全无，这下张三傻了眼，呆呆地坐在地上。他喃喃自语：“这……这就是报应啊。”

经乡医诊断，木老六惊吓过度已经死亡，至于他被吓死的原因只有张三一个人知道，但他从来没跟外人提起过。那天晚上他把那个死人重新殓入棺材，把所有痕迹都清扫掉了。好在这木老六老哥一个，自己吃饱全家不饿，所以他死了也只是给当地提供了一个谈资而已。

义庄冷冷清清的，现在只有张三一个人晚上守夜。大堂上不再是只有南姓那一口棺材，而又多了木老六的一口。此时，张三坐在灯下，愣愣地看着手里一张已经发黄的纸条，纸条是从木老六的衣服里翻出来的，上面写着：南子仲，五月十五，云水山腰半里离地二丈二，竖葬。



第一章 遗书

张三对准棺身，猛然飞出一脚，正踹个结实。就听见咯的一声，棺材被踢得翻落下来，里面的黑汁带着臭气熏天的尸骨一起流了出来，满地都是，地上黑糊糊、血糊糊一片，在阳光下极为刺眼。

4

民国，京城。

城南有一处不甚起眼的小酒楼，别看酒楼门牌小，但来往吃喝的客人倒是络绎不绝。尤其是到了正午时候的饭口，那人多得都得排队。几个店小二楼上楼下地跑，衣服上下全是油，脸上挂着汗，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，可谁都不敢偷懒，每个人手里都掐着至少三四桌的菜谱，这边慢一点，那边客人包准就开骂。食客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劳动力，都是些江湖卖艺跑码头扛大包的粗壮汉子。在外面受气多了，现在掏钱做客人包当然趾高气扬，稍微不如意就骂街。店老板也是个老油条，左右逢源，笑口常开。

“哗啦”一声，有个伙计失手把手里的盘子摔在地上，菜溅得到处都是。这伙计吓得脸都白了，跑到后堂取过工具开始小心翼翼地打扫。店老板冷眼看着，什么也没说。